

雲南古代
石刻叢考



一九八三·北京



孙太初著

云南古代石刻丛考

文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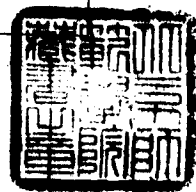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三·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1034

941034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仇德虎

责任编辑：潘清俊

云南古代石刻丛考

孙太初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3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850×1168 1/32开 印张：5

统一书号：11068·1201 定价：1.20元

序言

四十年前，從先君習詩、古文辭，兼及金石目錄之學。先君授以趙明誠《金石錄》、馮登府《金石綜例》、葉昌熾《語石》諸書讀之，稍稍得窺斯學門徑。後又從布震宇、白小松、王堅白、胡小石諸老宿遊，時時得聞緒論，受益良多。當時興趣大都集中在漢、魏碑版方面，很少注意到鄉里古刻。建國以後，作為專業文物考古工作人員，接觸地方文物古蹟的機會較多，注意力逐漸轉移到雲南碑刻方面，開始做一些調查、摹拓和整理工作。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前的十餘年中，對雲南所存明代以前碑刻，大部份都親手拓製或鈔錄過；對滇西地區的大量元、明火葬墓碑，也進行過多次調查。這些碑刻，內容十分豐富重要，曾建議領導機關，作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旋因文化大革命展開，博物館合併到其它單位，文物考古工作完全停頓下來，個人已無力及此。一九七四年，因公再赴滇而，舊地重游，大理蒼山腳下那些火葬墓碑，已寥如晨星，所剩無幾，實在令人不勝惋惜。

這裏收錄的十七種碑刻，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斷斷續續整理研究結果的一部份。雖然是抱殘守闕，微不足道，但也經歷了不少曲折。作為個人來說，仍是不尋常的，

它曾經勾起我的無限回憶。

這些碑刻中，漢封地刻石、爨龍驤墓石、石寶山造像記三種，趙興明為亡母造尊勝墓幢、高氏墓碑殘石、普光山智照蘭若記，是建國後新出土或新發現的；高生福志和擔當塔銘，是湮沒多年後又重新訪獲；爨寶子、爨龍顏、王仁求、南詔德化碑等，是一直保存下來的豐碑鉅石。對新發現的幾種，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著錄文字，也作些考證研究；傳世諸刻，則偏重於補正前人的遺誤；對南詔德化碑，我認為是研究南詔早期歷史的十分重要的原始資料，而此碑文字損毀又極嚴重，因此作了較為詳細的校勘和考證，俾能與文獻記錄互相參證發明，有助於弄清一些重大的史實。

就類別而言，這些碑刻，包括墓碑、墓幢、紀事頌德的碑銘、摩崖、造像、界石等；就內容而言，涉及到雲南自東漢迄清初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民族關係、對外關係、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其中不少記載都是文獻中所沒有的，例如，漢封地刻石，雖然可識者僅數十字，但它引出了一個至今還未解決的問題——東漢時代滇池地區是否出現了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會還是奴隸社會？爨龍驤墓石，進一步證實了爨氏世襲官爵的情況。張傍龍造像記及趙興明造幢，補充了南詔、大理國的紀年。普光山智照蘭若記，為我們提供了元末明初的畝積制度和土地價格，以及貝幣的計算單位。擔當塔銘，對研究這位傑出的書畫家、詩僧的生平事蹟，提供了寶貴的資

料，得以糾正前人著作中的若干失實之處。總之，如能善於採擇運用，雖片紙隻字，都是有用的材料。雲南作為一個多民族的邊疆地區，歷史情況極其複雜，況且書缺有間，因此，考古材料和金石遺文，尤其顯得重要。

這個集子，限於個人的水平和見聞，僅及雲南古代石刻的一部份，應當做而沒有做的工作還很多，何況今後可能還有許多新的發現。繼往開來，但願有更多的同好從事這項工作。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孫太初記於昆明城北之夢雨樓

凡例

一、本書收錄碑刻，包括篆、隸、楷、行各體。書中錄文，一律用楷體書寫。書末附有原碑拓片，可觀廬山真面。碑中異體字及別字，仍按原式書寫，而用現行繁體字注出。

二、原碑闕泐不辨之字，以方框代之。凡據前人著錄補入之字，於字外加括號區別。南詔德化碑一種，因拓本存字太少，大部份碑文均係據萬曆《雲南通志》錄文補入，故補入之字不再加括號，而於拓本存字旁加小圓點，以資區別。各碑有僅存半字或若干殘畫者，仍照樣書寫。

三、本書造錄碑文，概以原拓本為依據。前人著錄有與拓本互異者，均於本字下注明。

四、書末附錄《雲南古代石刻存目》、《參考書目》二種，以供參考。《存目》斷至大理國止。九、明、清碑刻，因數量太多，且存佚難於核實，故不收入。如需查檢，可參閱李根源《雲南金石目略初稿》及《新纂雲南通志·金石考》。

目錄

序言	一
凡例	一
漢封地刻石	四
晉龔龍驤墓石	一
晉龔寶子碑	四
宋龔龍顏碑校補	七
唐王仁求碑校補	十三
南詔德化碑箋證	二二
唐袁滋冊南詔開石門路題記摩崖	二九
南詔張傍龍造像記	六九
南詔元改造像記	七三
大理國禪婦人等造像記	七五
大理國護法明公德運碑贊摩崖校補	七六
	七八

大理國彥貴趙興明為七母造尊勝墓幢	八三
重獲大理國高生福墓志考釋	八七
大理國高氏墓碑殘石	九六
元世祖平雲南碑	一〇〇
元普光山智照蘭若記	一〇七
清擔當塔銘	一一五
附錄	
雲南古代石刻存目	一二二
參考書目	一二八
後記	一三四
圖版	一五一

圖版目錄

- 一 漢封地刻石拓本
- 二 晉龔龍驤墓石拓本
- 三 晉龔寶子碑舊拓本
- 四 宋龔龍顏碑碑陽拓本
- 五 宋龔龍顏碑碑陰拓本
- 六 唐王仁求碑舊拓本
- 七 南詔德化碑碑陽舊拓本
- 八 南詔德化碑碑陰舊拓本
- 九 唐袁滋題記摩崖拓本
- 十 南詔元改造像記拓本
- 十一 大理國護法明公德運碑贊摩崖拓本
- 十二 大理國高生福墓志初出土拓本（之一）
- 十三 元世祖平雲南碑碑陽拓本（上部）
- 十四 元世祖平雲南碑碑陽拓本（下部）
- 十五 元普光山智照蘭若記碑陽拓本
- 十六 清擔當塔銘原刻拓本

雲南古代石刻叢考

孫太初

漢封地刻石

一九五六年四月，余偕李家瑞、馬竹樺兩先生至昆明南郊塔密苴村清理古墓，於村東北小路上見此石。仰臥路旁，隱約似有字迹。剔而視之，乃一東漢古刻。詢之父老，言數十年前，此處有一小橋，石即砌於橋上。後橋圯，石遂棄置路旁，久經人畜踐踏，兼作礪石之用，因損及首尾兩行。清理工作結束，乃將此石輦歸省博物館保存。石為黃色砂岩，呈不規則長方形，上窄下寬，厚薄不勻。高一五厘米，最廣處五十七厘米，厚十三厘米。文六行，每行八至十三字不等，末行全泐。古隸書。延光四年（公元一五五年）立。

延光四年□□昆封誦野穴一行
堇堇□□北與相王子汪直直二行

吉^青牛五頭盟自少宰^{字三行}

田北距距大西大道道古氏^{四行}

易□路□□□時知^{知五行}

□□□□□□□□^{六行}

首行延光四三字右旁稍損。第四字似年字，其下泐一字。二字下泐一字。昆字下一字筆道清楚，然不可識。封字下一字左旁從言，右旁不識，其下一字不可識。最末一字近似真字。第二行第一字從共從土，疑為堊字之異文，其下泐去三字。王字中橫較長，或為壬字。第三行第一字近似青字。頭字下一字上半從田，下半從四，不識為何字。末一字似為宰字。第四行第三字作距，疑為距字之別體，其下一字乃大字。最末之氏字正當石面凹處，故中筆拓墨不甚清晰。第五行第一字為易字，其下泐去一字。路字下泐去三字。末行全泐，僅見若干殘畫。

此刻石書法古拙渾厚，猶存篆意，與西漢古隸接近，與山東莒縣漢安二年宋伯璽分界刻石尤為類似。審其殘存字句，蓋亦封地刻石之屬也。文中直青（？）牛五頭，似記土地之值；自少宰田北距距大西大道古氏等字，似記土地之界至。第五行時字上泐去二字，文義不明。按《說文解字》：「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从田，寺聲。右扶風有

五時、好時、廊時、皆黃帝時祭。或曰：秦文公立也。祭祀之禮，歷代不廢。上至帝王之神廟陵寢，下至臣民之宗祠墓地，歲時必祭祀。釋此石為封地刻石之屬，當不至大謬。

晉龔龍驤墓石

此石一九六五年一月出於陸良縣南十里許壩岩上一古墓中，存縣文化館。高三十厘米，廣四十八厘米，厚十八厘米。文凡四行，每行四至六字不等，共二十字。書體在隸楷之間。太和六年（公元三七一年）立。

東泰和五年歲次在一行

辛未正月八二行

日戌寅寅立三行

龔龍驤之墓四行

此石出土後數月，余曾往墓址調查。其墓室作正方形，頂如覆斗狀，前面有短小墓道，皆用石塊砌造，與昭通霍氏壁畫墓及昆明、晉寧一帶之石室墓形制相同，蓋同係龔氏時期之遺迹。

銘文第一行泰字首橫及右捺已損，歲字作歲。第二行辛字作來。第三行戌字作戌，

寅字作寅。第四行龔字作燕。與通行字不同，乃當時流行之異體字，龔氏諸碑中習見之。

考魏明帝、或（漢）李勢、後趙石勒、東晉廢帝、北魏孝文帝並有太和年號。曹魏、後趙、北魏孝文帝政令不及南中，李勢太和僅有二年，惟東晉廢帝太和凡六年。六年十一月己酉，桓溫廢帝，立簡文帝，改元咸安。此石即是年所立也。然太和五年歲在庚午，六年始值辛未，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太和六年正月辛未朔（公元三七一年二月二日），八月戊寅，與此石合。此作五年辛未，應是六年之誤。石刻紀年錯誤之例屢見，不足為奇。泰、太二字古通用。光緒《密益州志》引舊《志》載，振威將軍平蠻太保關內侯毛辨墓碑，泰光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建。漢、晉無泰光年號，証以此石，當是泰光，蓋字形相近而誤耳。太作泰，正與此刻同。

此石云龔龍驤之墓，不書其名諱。稽之史籍及文物，自李毅以寧州刺史領南夷校尉，加號龍驤將軍，爾後居是官者，並沿其制。龔龍顏碑記乃祖為晉寧、建寧二郡太守、龍驤將軍、寧州刺史。父為龍驤輔國將軍、八都監軍、晉寧、建寧二郡太守、追謚寧州刺史。龍顏亦官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此石之龔龍驤，亦沿龔龍驤將軍號也。

龔龍顏卒於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公元四四六年），是年六十一歲，則生於晉孝

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三八六年）。此石立於太和六年，較龍顏之生尚早十四年，其人當是龍顏之祖父輩。龍顏之祖授龍驤將軍，與此石同，豈其人即龍顏之祖歟？是石出土之地，附近尚存古墓十餘座，鑿龍顏碑所在之貞元堡，即在其南五里許，祥光殘碑出土之臺古村，亦相距不遠，此一區域，似即同樂鑿氏之墓地。萬曆《雲南通志》記鑿龍顏碑係從故河納縣移來。就余實地調查所得印象，河納在貞元堡之西二十餘里，盡是崎嶇小路，運此重達數千斤之碑石，殊為困難；且今河納附近，亦未見古墓遺存。故余疑鑿龍顏碑恐亦出於貞元堡（舊名薛官堡）以北此一墓地附近，後乃移置村內。正德《雲南志》又載鑿雲碑在陸涼州南三十里；《陸良縣志》錄陶光文鑿碑詩序云，鑿雲碑舊在河納縣，乾隆間，為薛官堡人夜半潛移樹本堡蕭寺旁。陶序似與鑿龍顏碑事相混。鑿雲碑如未毀，竊以為仍當於此一區域內求之，不致遠在河納也。

鑿氏碑刻，大小二鑿先出，祥光殘碑次之，鑿深、鑿雲及隋西鑿王三碑，屢見著錄，而原石久已不存，此石雖寥寥二十字，亦足珍重已。

晉鑾寶子碑

此碑清乾隆四十三年於曲靖縣南七十里楊旗田鑾君墓前出土。咸豐二年，移至城內武侯祠。一九三七年，移置曲靖中學，與大理國三十七部名城會盟碑合度一亭。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碑首作半圓形。通高一九〇厘米，廣七十一厘米，厚二十一厘米。額題「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鑾府君之墓」五行十五字。文凡十三行，每行七至三十字；下端職官題名十三行，每行四字。左下方刻咸豐二年七月南寧知府鄧爾恆跋。碑文除題名末行第四字已缺外，其餘基本完好，但筆畫曾經過剋改，部份失真。書體在隸楷之間。大享四年（公元九四〇年）立。

君諱寶子字寶子建寧同樂人也君少稟素環偉偉之質長挺挺高邈邈之操操通曠曠清恪行

發發自天然冰冰潔潔蘭蘭靜道兼行行葦葦淳粹粹之德德戎晉歸歸仁九宰宰唱於名嚮嚮東帛集於行

閨庭庭抽簪俟駕朝野野詠詠歌州主簿簿治中別別駕舉秀才才本郡太守寧寧撫砥砥廢物